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六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五首

彭令君紀政碑

彭令君治歙朞月政行乃疏便宜條上二事將與境內更始爲後事師一議均輸一議制用其畧曰歙廣輪二百七十一里舊制分十五區區立糧長一人歲主徵解其後紛更者起僉殷實而立收頭久之則彊者侵漁弱者偏累弊滋甚矣姚令學閔至始革收頭區定三人正戶一朋戶二上之不倍今甲下之不啻

民情境內便之部使者絜為令而勒之石顧茲二百七十一里悉倚辦于四十六人以勞佚則不均或因空役而為利以區里則不相統攝故多扞格而毀催科瑜不掩瑕非善之善者也好古始至將仍其舊日討其所未周歲當踐更必虔其始籍各里輪甲者務舉其贏博訪之而覈之里擇一人各徵其里其時徵解之法未及周詳自是輪甲踐更訪覈壹如嚮者于之期日按籍呼名參之輿論之公署定三等九則某戶上上某戶上中某戶上下若中若下率以是為差諸上戶則職轉輸中下則職主守通計是歲轉輸之

費某項若干應用上上若干戸某項若干應用上中若干戸以序揭書左个通計各上戸應供轉輸之費某戸若干某戸若干以序揭書右个各項以序而解各戸以序而承佚不偷勞不遜疏不後壓不先蓋壹禀諸天謀而人謀非所預矣外是或以津貼爲口實闌及小民悉付士師毋所貸是則公平畫一經久可行蓋一埶也故事里甲值月供應浸致濫觴甚則無饜民不堪命　太上痌瘝民隱罷里甲而徵之官大較陽爲苟從陰不用命歛遵行自房令寰始躬節行爲列邑先歲計千緡有奇猶懼不給費之不貲大者

兩端備用則以備上司支應則以應賓客其後議如聚訟務損減以博虛聲公用益煩公費益省捉衿露肘其勢則然乃今定備用爲五百緡支應爲三百緡亦僅僅耳額不加益而時可推移有不給則預支預支不給則取辦於來歲又不給不能不再越歲而先資及今不爲之坊是未卯而求晨未及泉而求濯雖有敏者無所藉手乃今五百三百各有司存歲會其凡月要其度懸書左右以便責成備用之需惟上所用無庸議矣支應則司戶司禮從而中分一職授餐一職治具使柔孔而在惡能以詘爲羸嚴邑不衝傳

有稍食畢登其彷一吏尸之支應乏則於是乎取盈又乏則取諸鈞矢月畢月補時畢時補補之必足秋毫毋取預支應出納有常無愆期無失事矣此又一筴也二筴直取補偏救敝待命而行所部悉嘉納之勒石於堂以示成事歛諸父老操敦史而抵太函則以上酌民宜與邑人更善治者縣大夫事也下循法守與邦人懷永圖者鄉大夫事也幸哉君侯為令務在宜民特書以詒方來則不朽之事公為政矣夫利不百不變法何論什全要以窮則變變則通浸假不善變以趨時殆將舉一而廢百故天時有生有變通

莫大乎四時且思甲相維今之制也等則從夏要會從周稱物而施之平以美補不足亦猶行古之道也尊王師古寧詎自用乎哉君侯未及下車民間或嚮產以待役及均輸令下告贖者塞門何以故衆輕易舉故也預支未止嘖有煩言及制用議行翕然從令恐後何以故制節謹度厥有章程故也二者皆政術也而心術繫焉昔之用民也輕越歲而預支者再猶懸宿責將以遺後之人君侯自居其寒居人于燠過自貶以彌縫其闕絕口不言其私此其心庶幾乎無我之心也有純白之心而後有純白之政此其由本

也與哉昔人有言有治人無治法二𡚁則其法也君
侯則其人也苟非其人法于何有第恐增多役則多
事求多補則多門安得如君侯也者終惠元元以建
百世之利人存政舉故曰在人徒法不能以自行顧
心術如何耳

馬湖府安邊城碑

自漢通西南夷而氐羌邛僰莫不臣妾其後伺我張
弛叛服無常　今上始平九絲誓將寢兵息蜀及諸
夷竊發疆吏遞聞乃授鉞徐中丞假以便宜從事至
則謀之按部謀之藩臬大夫屬王將將諸將兵以次

討罪于時松潘爲急建越次之馬湖又次之丙戌平松潘丁亥平建越中丞進右司馬王將而下論功有差歲杪有事馬湖羣策羣力畢舉乃勒兵五萬爲三軍則以李監司士達監叅將郭成朱文達兵出馬湖以武監司尚耕監游擊周于德兵出中鎮仍以周監司光鎬監遊擊邊之垣兵出建昌統以王將李應祥殿馬湖營居中調度檄通判汪京叅贊畫軍中司馬爲師期期至賊酋仍構黃郎雪坡諸黨盤據出沒以抗王師三師並與討無不克自陳師以迄奏凱期月有奇俘斬具酋二十八人夷黨四千七百四級討歸

侵地六百七十餘里納降五千二百三十八人捷聞
三蜀底定乃策諸監司爲善後計疏奏之則以王者
之治夷羈縻而已夫治夷猶治草也兵舉則薙兵罷
則滋彼其錯我域中視戎狄異籍令弃之若置滋蔓
難圖將爲永圖其自今更始請就馬湖府專設安邊
同知一人守備一人皆給印綬扼其要害築二城二
堡列兵三營戍之布恩信務脩和寬則因俗解紛急
則相機決勝責在同知察堅瑕偵向背寬則訓練急
則張皇責在守備及今天討之所讋服威德旁流既
畏且懷不啻革面示之以順順則撫逆則誅文武並行

長久策也察部中諸郡倅無如通判汪京良是嘗轉
木尚方其勞未泯軍中宣力從事庶幾不二一心之臣
及今擇而使之得人矣　上悉嘗司馬議京方從寧
羌守尋授安邊同知乃就新鄉鎮築安邊城城九百
雉中城爲同知公署進五十里築城四百雉中城爲
守備司又五十里爲施家寨築一堡屯兵一營又進
北爲水池築一堡屯兵一營邊隧相望築亭障者八
庚寅始告成事則遣使抵新都京藉寵靈幸得一當
邊境茲伐也　明德之所照臨也司馬之所決筴也
諸分部之所戮力也使京得以褒衣博帶而當一隅

京不知所出夫子故在邦政將將善而善善長夫子碑矣使至此中得驛書　上脩京轉木功進秩視二千石在不佞爲襄陽守京故以受業及門其人負俶儻急勳庸將有樹于雲中渤海之間雄視當世並仕得蜀別駕不佞惜之何哉固當授一令以佐百姓既得一州牧不佞惜之何哉固當授一郡丞以治四封乃今以安邊而丞馬湖則文武材也語曰文武不備良民懼彼其無良也者將奚賴邪子欲居夷直以君子居之耳必也躬化爲上非忠信篤敬不行乃若定章程明約束播文告息紛爭詰戎兵拓土地抑末也

頃聞芜萌逆節將尋斧柯借以不治治之蔓無日矣是舉也深入重地躬自守之非常之原則人人懼矣誠能左提右挈兼用文武而與時宜先民有言禁于未發之謂豫是則在師爲長子在夷爲君子久之胥夷爲夏方諸漢德愈益昭明則所謂非常之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也斯言也非不佞之私言也上之當宁下之開府若分部諸監司望此久矣不佞其矢之於七尺之碑

彭令君遺愛碑

余三仕楚習聞楚材屛居歙之市南習聞民譽歙得

令君二皆楚之良武陵君出有虞之姚其名學閔歷
歲五稔以凱弟得民和既就徵諸父老屬余碑之祠
下後十年所得陽城君蓋出有商之彭其名好古歲
五不稔躬胼胝切恫瘝其勞倍昔者什之庶幾乎民
之司命徵書至諸父老皇皇然屬余碑之邑中二君
猶之荆師則左右廣武陵過都猶歷塊壹出于康莊
陽城馳九折出羊腸超忽方駕此難易之辨也諸父
老所為皇皇者意在斯乎余不遑更僕數之請得而
僂指其概故俗不患暴客則苦暴征縣故分十五區
區有長主部運官司茀程督區長急則傾橐代輸以

越瘠秦秦無肥矣今令君議罷區長分里分甲就其中舉肥各帥其屬造應門籍而納諸外府部遞則户上上者領事中上朋從法行乃始宜民請絜爲令故事征繇有額費出有經征者闌出無章不足則貸來年之額又不足貸及三年防決而橫流不竭不止令君損供億自身始損廚傳自行部始損几筵篚篚自賓旅始損之又損百詘一贏歲再更乃可無貸征者猶以公事負諸賈悉代給之滅其文勿暴其短故事檄行保甲率取應文新令未申伏莽者或竊發令君長太息毋令星星者燎原由是周行境内聯什伍儆

于振盜有左驗者必誅不則與之更始于是鶡冠皆解淵藪悉夷丁亥無年戊巳滋甚民間不殍則疫甚者闔戶偃尸比及庚寅災者半疫者半始饑則四方遏糴令君告急諸司既貸筦庫數千金遣庶人在官者搜粟而賈灌輸入境平價糶之浸甚則討官穀若干庾官錢若干緡社倉若干鐘侵者若干讞循行邑里省視夫家即溽暑祁寒不避罙阻里中待盡者待哺者待醫者若而人富栽粟者富刀布者若而人畢出受令與饑民約移粟賢于移民人授一繻差有等吾令掌計者給錢若穀而歸吾繻諭諸富民公私毋

罪歲自昔策救荒者其下設糜要以力易辦惠易究
澤易周則今之上策也吾民可以義動夫非而隣里
鄉黨乎哉有亾相通古今大義顧從義何如耳會
遣禁掖使者出賑江南令君會計中外公私參之民
數一月一賑不數不疏首官倉次社倉次公羡次富
民錢終以內帑畫地爲饘粥月給春糧終則赴義者
設之及秋乃已疫者給藥物死給之棺先後行縣者
四周家至人益公無蠹私無饕雖枵腹人人望矣迄
于辛卯乃大有年先是邑人聚族而謀部檄至戶籍
且更造燭照數計宜莫如今令君願借一以定版圖

百年之利也開府以爲敫檄監司如邑人言令君治庤三辭無寧見卯而求時夜疇昔經野之籍至今嘵嘵此般鑿也既則翻然日往吾蒿目域中凡諸衆寡彊弱存亾肥磽贏詘私籍之篋一睨可得大都浸假避難徙用心于無所用吾不由也遂出次虛舍爲程期期至則待命皐門日核九甲來無壅歸無留按舊籍丁以千計者七以萬計者三概而分一丁巳當五斗故所疆理邑西牧爲腴北次之東南𣪍矣此其大氐也乃今西北不耐無腴準故額無所加爲梟益西北丁當七斗餘遞減有差或有加者不以糧則末富

也乃若列戍百工之族其丁滋多多則不任卒損其什一一夫赤立地無立錐猶然錮以一丁憯矣彼已無預圭撮卒損其什二三籍目既張會徵高第遂具草上之監大夫部使者監司二千石其以是爲綿蕞也者以俟後之君子戮力成之嗟乎昔言與民慮始爲難樂成難矣先是言令不便者則曰昔在令甲大司農授節十五區脫有所難推是什伍人委之耳乃令里甲區也甲甲長也利不百不變法其謂是與顧力分則輕輕則易舉以故富無偏累貧無苛求法固善也其後言令不便者則曰古者計口任土惟正之

供先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交相重矣誠使糧有餘則丁加糧不足則丁減是糧為政丁徒受命于糧吾惑矣且令君不法其故因糧生丁有如一旦糧亾丁則誰鉛是二缶惑也乃其紓不析之籍蠲不毛之丁則小惠耳聞者曰固也戶籍惟王者及其孥必躬秉耒而易之非百其身不給彼其耕者耘者穮者蔉者町畦者防匽者桔槔者穡者埸者何莫非丁不籍則亾亾于何有民治莫善于周禮一曰安富一曰恤窮安富固將以恤窮恤窮亦所以安富一道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張弛自如務中其節令之視昔後之

視今心有同然者矣此後事之師也狠顧何爲諸父老曰善哉吾儕所爲皇皇者此也竊惟諸相國由漢而下蕭曹爲魁一規一隨坐致寧壹令君内聖外王之業守博士舍者二十八年即不以刀筆少蕭曹不同道矣始至吾見其廣大吾見其高明意憬然下之天下才也及其議催科議經費議弭盜議賑饑議版圖議户口精者離乳牡微者察鵾鵬槪諸中庸無容弔詭操是道以往言足以興以此爲隨隨有獲矣他若部署同官分曹受事右儒行與人文聽五辭絕五罔平市價别神姦碑所不閙慫在道路之口畏壘之

尸祝寧足張楚乎哉

攝司事裴公德政碑

自伯王以內政疆齊即王者起率治鹽筴以紓國用今制大司農歲入四百萬取給鹽筴者什二三淮海當轉轂之樞輸五之一諸賈外餉邊內充國𢨋力以應度支顧歲計率三五以爲期贏得滋薄第時至則市原大而饒其徒坐享素封齋用奢溢即有瑕舋目攝者務毛舉之及其不支厖解勿恤抑或姦萌滋起扞文罔以干利權斯其爲賤丈夫將不容于阜民之世遷怒者或擊一鴉而掩羣雉不已甚乎頃年遣紀

綱之臣脩畫一之法顧豐城恬寵南海恃才不決裂則紛更商益困而國無補夫利不百不變法故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彼其反裘負薪誇矣在憲令歲遣執法使者爲監大較治鹽如治絲急則棼矣及其按舊章采輿論歲盡如馳始得其町畦業已及瓜而代無及也夫以鹽臨瑣屑細若秋毫即桑孔執籌縣難得其全體而況議法者猶逆旅執法者猶寓公可趣辦哉寓內六司淮海尤重司有使秩視亞中貳以同知視二千石不貳事不踐更既久且專宜辦此矣辛卯歲之杪使入計當行所部故右裴公則以亞攝長公

習典故審便宜議上部使君其應如響諸賈舉欣欣以爲天幸庶幾乎有瘳守下諸者舊若而人相與誦公德政大者莫如罷新科仍舊貫其概有三故事場鹽灌輸而壘揚州既復運眞州聽掣有羨則割課額之仂徵價類解太倉其後揚州自河出灣委官驗引引符輒放無留行近始立法抽掣之以議關出當事者建議抽掣踰額則併鹽引入官非法也公受事請罷抽掣第驗引如初故事部出引場出鹽引則守支鹽則買補額有場必有引而有引不皆有鹽有無相通即以此引而支彼鹽引易銷鹽易辦於筴便當事

者建議毋相假借必分場坐引支鹽于時坐場無鹽引悉撥給鹽多引少鹽亦停留非法也公受事請通融如獨者偏辦始蘇故事先驗引而後掣鹽自南海始引利廣布必稽掣以縻之是謂朝三取具數而已于時甲操乙引乙津甲錢弟從輕科是爲兩利當事者建議引必自名罔上應支不售而不可爲也夫力有贏詘時有變通察見淵魚不祥殊甚故力詘者不振蔵者不舉非法也公受事聽私貼無所問從者如流乃若定程期趣捆載將欲居奇待價毋敢稽程重以禁海販杜無良賑竈丁先無告凡可以通商足國

義不避難當路推轂居先無慮十數歲金部納歲課
三十萬不爽錙銖本之以羔羊素絲純白備矣比及
三載公當質成諸賈叩所部固留幸而得請不佞聞
是語于鄉黨心竊竊以爲難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則
承家難不習爲吏視巳成事則習事難匠不代斲祝
不代庖非其任也則攝任難公高曾遞舉明經祖禰
遞舉甲第公以景胄五世其昌有如自負高陽惡取
世濟公食舊德率履無愆承之以謙任之以直其言
誾誾侃侃其政蕩蕩平平因革弛張莫不中節一難
也清豐以廉得民高大父也吳橋以孝得民曾大父

也大宗伯以文治十萬戸以武功則祖禰也要以循
良代起文武兼資殆可觸類而通儒者之能事也公
纘大宗伯之緒歷後軍大夫子庶士若子庶民壹稟
禮樂詩書以佐軍政朱轂而出乃在鴈行子而翼者
五方之民子而哺者九邊之士由是而纂舊服不亦
弓治乎哉顧煮海用纖輸邊用鉅雖有月力寧詎能
察鷦鵬而絜鯤鵬彼其爲煨燼彼其爲士苴言殊器
也大道不器是謂通材二難也有虞攝君東魯攝相
唯聖者能今之攝者不然或跋胡或疐尾善則身爲
之後不善則身爲之先寧爲尸居毋爲夸父寧爲伏

極毋爲追風無斑無琰辛而無瑕足矣公志氣專壹去驕去矜平易近人去泰去甚其握算若巧歷其中命若中黃其導利若決江河其議是非若辨懸寓同之則同無駭異異之則異無雷同此三難也語曰部婁無松栢斯徂徠新甫之産與諸耆舊謂古有鼎銘銘其先世今之碑猶鼎也誦功德猶銘也七尺之石亦足以師後事而志不忘司馬既得公三難兼得公五世故嘗游大宗伯公則聞孫司馬碑矣公名述祖起澤州世家始以當戶命之名名稱情矣

重脩度門寺碑

震旦五宗始分南北皆自黃梅入室一用裸一執擔要之覺有後先成功則一南宗之師曰大鑑北宗之師曰大通自衣法指南壇經首倡有學率左袒而主北無學輒右袒而主南其徒遇若交綏守若分壘顧教有頓漸性無成虧鏡懸則景全頓也非漸也日至則果熟漸也非頓也大鑑得之般若不涉階梯大通得之楞伽不容毫髮當其特居爲首座出爲帝師顧獨推轂南宗退然而避上舍年踰久視終世忘言其無際若須彌無量若阿耨深若龍藏閎若蟄雷大鑑先登大通瞠乎其後北徑南而始極南規北而始圓

南即冢君北亦不失爲貴介高談者率任耳而區別
蓋嘗覩大方而未盡邪往舉林作無遮會誨公與大
比丘四十八人俱余故以多聞多公未竟也其後函
中作華嚴會誨公與四衆俱余故以神解多公未竟
也歷七年所其年壬辰公杖錫西來發自荆楚自述
其閉關衡岳深求般若機伽默識真參證不二法既
度度門遺址爲唐勅建大通道場蓋舍利于是乎藏
巋然張燕國之碑在沙門不守沒於民間善男子胡
如松恢復之是爲毋氏外弟迄今鞠爲茂草乃在父
毋之邦自我而失宗祧非法嗣也遂循乞法王子長

者子大臣身宰官身居士身施五百緡拮据經始迎
未能光復舊物庶幾堂構一新方外之政在君侯顧
勤豐碑紀成事余聞有德司契世方尚右而公左之
大道無方寧以一隅作所右無不有左無不宜由方
廣爾得圓通則上德也公操左契而務目下殆亦剡
方爲圓雖然猶有激也五祖投般若言佛言能者
得之得之心得之佛耳大通登座書偈要亦有概於
師心鑪錘之間含光承景具在吾道南矣其徒擁赤
幟以行猥云教外別傳無用言語文字唾諸佛言如
糟粕味諸語錄若醍醐箪輅柴車虛張聲躍匹夫何

罪罪在無將五祖業已前知衣止法止自是而後從
者如流或搶榆枋或出蒼莽自以爲飛之至也惡能
涉九萬而南邪大通不言躬行漸脩頓悟方諸普賢
行首迦葉默存日計詘而歲計贏徐行可跂捷足退
無郤步進無前途無生而生無住而住楞伽即般若
般若即楞伽斯其不二法也往從幼學誦法仲尼其
曰無思無爲無意必無固我無可無不可即西極至
人何加焉自志學而迄從心歷階而進下學上達固
非虛言顏氏庶幾則良冶鑄之矣曰非曰勿其滓未
融迄于坐忘駸駸乎未見其止忠恕違道不遠曾氏

得一而守吾宗浸假與道合真彼亦一真也此亦一真也非道非非道道在茲乎儗于其倫顏則南曾則北矣宋儒務以佔僤求道主聞見而隸心知東越起而一洗之獨秉良知爲皦日其徒憚煩而趨省操說鈴爲玄珠正行則躓旁行則流𪗋以元公伯子爲行或末之逮大通則鑿和也斯足以黟一乘否則南北分岐亾羊均耳是舉也斯道其中興乎猥以曲儒惡聞至道道無名數非一非三彼之則異端我之則全體無端何異彼自不生無體何全我亦不立誨公得我心之同然矣壽所門毘輿胥命東林惟公總持法門

龍象從公至矣

神道碑二首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工部右侍郎新城

方公神道碑

上紀元壬午秋九月甲戌故南京工部右侍郎方廉考終新城有司以聞　卹如典任子城奉　諭舉葬事得兆天柱山之陽則以吳人周天球所爲狀抵刑部右侍郎王世貞爲志爲銘奉淑人羅以祔甲申春正月　上遣藩大夫祭之於是城述　制辭若狀若志若銘抵不佞道昆勒碑墓道方之先世著嚴陵白

宋原延炎中則以世醫著都會其後率守世業不儒
則附至公高曾徙新城遂以醫師著先後以儒著者
在唐則處士于在　國初則徵士質以文學起新城
訓邵武諭建寧者則貢士源源季父詮母弟溥皆造
士源爲公大父是生公父模模故受醫錢淑人首舉
公而公善病即在外傅臕不程功公無煩父師孳孳
受業既則以居邑草昧無繇得師遂入省從明師遊
愈益攻苦比還邑省覲率徒行或病其勞則曰吾虛
往實歸徐行二舍得腹藁一篇吾固躭此不爲罷耳
形家言新城學宮不利請遷城北多福寺更之寺僻

持之邏縣官不能絀沙門洪聰麥神人詐行祉役臣
當出是士第勿爭既竣工公以庚子與計偕入　闕
下明年辛丑　召對公車除江西南康府推官王無
害折郡獄如迎刃砉然而中桑林所部以爲良移旁
郡獄皆就公治部使者行縣必公俱公操法平無枉
撓既迎父養郡舍父以天年終貧無以葬賴上官賻
至始舉歸葬王爵舉公卓異下徵書服闋始入朝例
得臺諫公謝王爵廉何敢擇官如必及廉言責非所
任也乃受祠祭司主事歷主客司員外郎精膳司郎
中　太上有事齋宮罷朝餘十年所公時時帥諸同

舍討論儀同舍或風公即堯舜無所用垂衣安用綿
蕞及庚戌虜入　世宗猝臨朝公以大宗伯上朝儀
循行無所失時雲間徐文貞公爲大宗伯心獨多公
會島夷數寇吳雲間首及於難大宗伯言之太宰則
以公出守雲間公至增陴深塹以壯憑陵列亭障宿
甲士以張掎角寇數薄城下公率以戰應之城內
外恃公以爲安而甲士間出奇俘伏奔寇無所遑乃
奔公以上海故無城再被寇議亟城上海徇里市而
戶曉之無城無民室廬焚蕩何有有衆悉輸公府公
躬巡工城成期登陴而夕禦寇寇無所遑乃奔公左

覦而伐寇謀右顧而詢民瘼亟請併征發寬田租郡
事故繁多弊藪會兵事起羣小乘而叢奸公畢餘力
一振之其去如落遂以良二千石　賜金綺尋遷江
西按察司副使備九江傾郡遮道留公卒不可郡邑
相率置祠事迄今俎豆之九江當楚蜀下流會　縣
官有殿材之役公雅萑苻毋號澤飭六傳毋稽程無
何進廣東布政司左叅政會嶺北有三巢之役率倚
辦公當是時大宗伯業已入政府適江南撫臣當更
置首推轂故雲間守補之　上以爲然尋進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治軍督儲如故公以兵荒代至民將不

堪抗疏數千言直陳民間疾苦於時得減賦百餘萬不啻出民溝中乃汰冗兵併治兵使者請專設大臣治水利為國家善外府謀實其言則皆公畫尋進右副都御史入楚都人士依依如失聞爲名高者或以摘發借公名公行矣　穆考即位起南京大理卿未及下車尋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理淮揚諸郡故事中貴人守　皇陵者闌受民詞公按　制令禁止之罷勿受及公以便計得請漕如期故事徐州單出丁夫任二洪役公憫其偏累則省漕司米易價募之請留徐州商稅以佐河工罷加皇屯兵以獨坐食

歲討葳損踰萬絜今爲常會　覃恩贈大父父並左副都御史大母母若妻並淑人尋轉南京工部右侍郎羅淑人卽世三引疾請老許之疾既平公始治家政仲弟少府炬季弟典儀秋左右杖屨怡怡然與之偕日討諸子姓而訓之先禮讓而次文藝乃治家廟葺先塋拓墓田脩宗譜於是五宗雍睦門内外無間言既而曰若國士則吾不能吾其爲一鄉之士邑中田賦多飛匿上書檄均人經之歲大侵請縣出倉粟以賑慮其不任而中道殍則又出私粟作糜餔之訟葛二一谿當巨湧之淫嚙堤梁悉圮公倡衆厚築堤以

備水溢甃石梁數十丈爲靑雲橋新鄉先正許公遂
祠脩縣志斤斤務持大體庶幾振旣往而詔方來丘
里州閭靡然顧化公年七十乃置高會召諸近屬周
親比各盡驩卒爵而語之曰今而後吾將不與賓客
事矣先期舉曆卜日志之心及期則命子城悉衆鄉
以傳百體旣而就枕屏家人勿多訊以擾吾神卒無
遺言暝矣公息子二長卽城納婦凌次應耆字鍾氏
女四長適太學生鍾應星次適南京右府都事俞希
范又次適諸生徐正蒙周吉士孫男女各一人不佞
夙嚮往公巳復寓公宇下嘗公家食神人業以社稷

臣命之顧位不過侍郎澤未及天下不讐何居要以特立端行功見言信古所謂居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公其人也謂之社稷之器誰曰不然藉令異日者青名太常野史氏請以是碑爲左契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中巖李公神道碑

世宗骨鯁之臣則李御史封事特著時羣臣以議禮議獄忤上旨非謫戍則編氓御史請寬之疏上不下人言御史持大體至是始有言其將爲鳴鳳邪今

毅矣御史名鳳字鳴叔故云疏李密中置御史勿問
君仁臣直御史幸獨完其後仲子歷水部尚書郎董
重城三殿之役公老家食獨與冢孫俱辟聘而詔冢
孫龍門家世受史爾高王父起家良史拜南秩宗自
仕子以及曾孫皆服官守非故業矣爾以玄孫常戶
其無讓焉其後冢孫亦由太史起家貳大宗伯既入
南省紹介而命不佞道昆昔在金馬門習兩司馬乃
今幸典禮樂以奉　高廟得交右司馬雖高王父堂
坊之碑業已得請維先王父墓姻氏熊祠部志之銘
之長春備在通家誰布狀左司馬爲王父表在　令

甲爵三品以上貤恩與祖禰同少宗伯行且上從[illegible]
譽命上延祖禰異日者不佞將爲神道碑矣何表爲
項之少宗伯獻質　當宁最之擢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于是　誥贈祖通議大夫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祖妣由孺人而贈淑人贈父
如祖母朱由宜人母王由太安人皆贈淑人無何少
宗伯進大宗伯復紹介而命不佞願脩成言不佞敬
諾按狀若志李氏出楚公安別祖溥德舉室西遷得
蜀富順再世爲贈侍郎志聰三世爲贈侍郎繼宗則
公高曾也四世爲大宗伯本五世爲贈御史文昌則

公祖禰也弘治已酉贈孺人胡始生公贈公從事中都公在外傅幼彊記日誦數千言孟太守俊大奇之爲公延師授業公受詩教務心得屏舊聞諸四方說詩者響應之即匡衡可作矣正德庚午與計偕已丑始對公車由行人擢湖廣道御史巡視都會輦下多中貴人居公持之彊無所撓巡視倉曹河運遍盡便宜尋奔贈公喪起河南道御史上書不報予告歸既以福建道御史入臺中出按畿內始行部斥墨令大甚者四人東巡永平旱甚乃出深文者十數辟械爲之平反境內手額呼神君是夕雨連數百里諸權

力遍以棹楔窀窆請公念時詘悉格不行　上數詔
山陵治行宮以待駐驆既告成事廵工者例得異等
遷公辭出爲陜西按察司副使分治漢中部部畛楚
蜀伏莽易興公勑疆吏嚴于捉募力士袪虎患豪右
分據沿江沃壤食而不征公下令賦百一於官一備
歲荒一裨士餉居常務寛文法釋不辜部使者左之
則以爲過縱公太息曰臣受　帝命帝受命于天天
帝好生吾安敢衡命吾從此去足矣歸而化俗務崇
禮修睦以亢宗四禮則重婚姻四仲則脩廟祭祭之
日必宣家戒令子弟聽之仕者無論崇卑以墨敗者

勿入門內外親以貧乏告餓予粟喪予槥婚予衾仲父國昌季父孝廉世昌諸子孫浸微賴公以給公性卞急季年益不可干要以易直慈良無改于其舊搆中巖别業治樓居召故人厚善者與之游于于然樂也庚申季冬公即世期而祔大宗伯葬為谿之原公受室於嚴舉子方升納婦曹殀而不嗣繼一息女方至納婦淑人朱媵陳三舉子方正婦劉方巡婦熊即祠部女也方捷婦甘媵史舉方苞婦郭韓舉方懋婦吳方至以積勞不賞量移趙州今贈矣息子即大宗伯娶於甘余同籍比部君茹女也息女三其婚媾皆

仕族公門五世世軒冕不啻隴西且得故大宗伯爲祖令大宗伯爲孫或輓之或推之則岐山之業也重以危言震主即古之遺直何加焉繩武貽謀由此其選不佞既勒之石且系之銘銘曰職司言責與其隨也寧激翘君而彰與其忠也寧良有道如矢批逆鱗而無死世篤忠貞宜後昆之代興鰲谿之墟厥有尚書阜如翚如斯其宗伯之幽居

太函集卷之六十六終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碑六首

明故提督學校陝西按察司副使信陽何先生墓碑

當世以作者名家必首何李何則學士所稱大復先生何仲默云往聞先生將終屬諸弟子必李獻吉銘吾墓諸弟子不果聚族而私爲狀爲志爲銘其後數十年門人喬景叔始爲何先生傳概舉其質行著者載傳中又數十年先生有孫洛文守　太子中允將

脩關事屬余爲先生碑余從諸後死者尸祝先生顧得覩事爲幸即無能爲中尤役其何敢辭先生家信陽世有秩堇堇母李夢赤日而娠及舉而命之曰景明始能言輒彊記六年能聲偶八年能文里師詡何氏子童而神遍避席去年十二從父會寧丞信臨洮臨洮守名授春秋奇之甚居三年而父謝去貧不能歸守帳具祖先生於郊車馬畢具既就舍受伯兄景陽尚書尋以尚書籍鄉試第三人年十五耳先生翩翩然丱也業已善詩善書出入則王公大人爭迎致之幸一見越三歲舉進士授中書舍人獨憂國秉

下移力請告寺人瑾惎諸在告者矯詔例免舍人訟
家瑾誅用大學士李文正公薦起則仍舊秩直內閣
侍經筵久之進司封員外郎侍直如故守中書餘十
載始以副使督學陝西無何病歸歸六月卒時年三
十九先生幼清登貴人人且旦暮卿相之卒之年不
及彊官不過二千石惜也初獻吉堀起北地倡江東
歷下二三君子講業京師先生至大悅之相與道古
遂駢肩而進也二三君子鳴其論世則周秦漢魏黃
初開元其人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都人士所
膾炙者宜莫如彭澤宣城昌黎先生宣言古文之法

亾於韓討溺於陶亾於謝睥睨千古直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游世儒卒溺舊聞非入也及門兩家所論著者胠篋而擬議之於周秦漢魏黄初開元之人間始相顧曰誰謂何李不馴古之人也於是聞者響應莫不傾耳聽之兩家遍爲柏文執旗鼓號天下矣獻吉兢兢尺寸非規矩不由先生志在遐斤斷論務底於化于時王典則者張獻吉王神解者附先生要諸至言各有所當顧其相直若繩墨而相濟若和羮即言逆耳而莫逆于心耳視者弗察也今兩家並懸書海内不啻戸説之浸假得終其天年先生化矣即

先生以文學顯頗其義甚高初入中書輒上書許遠
毅所極言變人用事公等務操正義撓其權亢害宮
災嘗應詔上封事則又極言義子邊軍番僧諸不便
狀疏留中不行聞盜起河南會文正公請老先生謂
非大臣義書讓之瑾故憚獻吉名高嫌獻吉先生書
抵文正爲獻吉地且介康德涵居其間瑾意平乃解
及獻吉對江西獄且成先生獨上楊文襄書直獻
吉幸臣錢寧冐賜姓目攝諸公卿獨以古畫求先生
詩待命終歲卒不予中官廖鵬柄事嘗興師御史惟
先生醵諸客購他材力卻鵬所聘者鵬第繫廌鵬能

塡陜以西諸叅隨騎遇潘臬大夫無所問先生塗遇騎者輒就馬上縛之乃君使滇不納䰟遺居喪不禫不飲歷仕十餘年不問家人產死之日篋中僅三十緡卽其孝廉足多葢天性也景叔又言先生博物旁通天文地理陰陽律曆諸家末年將掇脩辭務經世爲用先生巳矣戊辰夏六月不雨至于秋八月及先生卒其日大風雷雨作晝晦寘𡏟乎歲在龍蛇泰山梁木阨矣先生言行載名臣錄鄉譽載中州人物志其學政在陜西通志其家世則巳詳墓志中㑹不及詳碑其大者如此汪道昆曰儒者言皇帝王伯相推

若四時泰終歸餘漢後靡矣由唐宋而迄元季道䀚竭而歲終焉　大明開天乃復更始漢文以淸静致刑措熙熙然春乎洛陽少年爲漢作始未駕而稅其如通達國體何孝武表章六經兩司馬並起郎盛矣美矣伊誰始邪明在　孝宗春之府也漢承挾書而得賈董明承十世之敝而得李何先生與賈爲徒而中道並夭其有不同者幾希顧漢沿周而去道近漢之後無文矣唐之中無詩矣兩家與廢繼絶其爲力難即末流誰能不波疇敢登諸十載之上要其功則李何茂矣嘉靖以往何論建元元封稀而祖之其爲

司馬者非兩也而中允起當戸其斯爲奉冢祀者邪中允有當于不佞之言遂屬吳人周天球勒之石

明贈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江公暨安人鄭氏合葬墓碑

今天子紀元癸酉日在玄枵貴州左布政使江珍奉其父贈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毋安人之殯合葬瑶田新阡明年春珍遺書不佞則以里俗溺堪輿龜筴避忌紛紛即閭右高門率累世不葬考終嘉靖己酉妣先考三十三年妣舉兄琇琳璀若珍四人繼妣張舉二弟瑄璐凡六子乃今爲孫

者十有七爲曾孫者十有九玄孫三中外食指百矣
珍數更卜其後乃得𤉷田會伯兄力贊之舉室議合
遂諏日樹墓徵志不遑幸大事終願吾子碑而銘之
矣不佞唯唯江爲齊梁苗裔故姓蕭唐廣明中故丞
相遘子禎渡江避地始易江氏家篁墩禎弟溪南中
子鄉任居守凡諸江署郡邑者率祖溪南及處士浩
娶于吳舉駕部公爲仲子公字大用名才生三年處
士卒而鄭氏姑女駕部是爲安人初駕部迎安人歸
獨母在駕部從兄仁習里中賈安人婉婉奉姑雖退
而辟纑終夜不輟姑戒安人勿亟安人謹謝姑自是

篝燈績如常姑弗覺也近厲爭立後訟二十年及太守彭公當篤部後篤部弗欲歸而謀諸安人安人請捐之衆以息爭因後人而爲利非夫也太守善篤部衆乃平篤部從兄客錢塘服下賈復不利仰天嘆曰丈夫賈則賈耳固當擇地逐時固不在大寧能規規然析薪而爨數米而炊乎遂辭其兄北賈青齊梁宋業日起歸而治鹽筴錢塘篤部既饒安人纖儉如故獨置產輒溢價毋嘶貸者心歲儉輒減田租毋乘歲爲厲門內親有急必抵安人人言非直篤部外賈良即安人內助良矣中官畢真出鎮浙牛羊用人篤部

陰屬二子從業廣陵毋及於難及駕部歸錄河北諸賈往往坐株連駕部察叔季才程督二子就學吾先世爽編戶久矣非儒術無以亢吾宗孺子勉之毋效賈豎子爲也比在外傳供具悉出安人安人縣終不瞑叔年十四拊棺擗踊而號誓必以叔季當毋心安人瞑矣其年丙子春秋僅四十三頃之二子並受博士詩士譽籍甚瓘卒以病廢去而脩古爲名家歲甲辰珍舉進士受高安令稱最　召入南宮爲郎駕部猶及親見之卒年七十五喪畢珍乞補南京戊午上程書始得贈父母如令甲往聞鄉大夫狀駕部而不

依亦嘗狀安人其實行往往可書狀具矣夫以篤部
安人爲父母得叔季而子之得全全昌猶之耕耰滋
奮其所不足者豈顯榮福澤乎哉顧安人不假年篤
部不逮命叔脩而不試季試而不終移什而稽二三
則瑶田在取盈于後可也不佞旣勸之石復系之銘
銘曰相門帝胄棲南土繫姓于江都舁祖立本林林
江之滸支分郡邑滋蕃廡　高皇首善仮三輔聲教
洋洋百年所覩諸襁褓當環堵夫梁婦孟同攻苦千
金駢胝歸良賈翻然引身違罪罟授經二子傾章甫
毋氏稻卷中道阻矢心不瞑如銜楚所不服膺夷厮

肇稱詩叔氏婣齊魯季子盛聲齊天府百里高矣誠
且偉三禮典司相勵武天遺耆老終難怙九原被命
延欝組方伯駸駸西南部有懷不寐封堂斧瑤田一
抔如覆釜背壬向丙剛以𢘫神謀允協人無違居然
偕老成千古子孫緝緝陳雕廸於萬斯年享純嘏

明故詹處士配吳孺人合葬墓碑

詹處士之喪舉有日矣仲子將奉大事乃徧謁諸名
家于是弇州王公志之銘之次公詠之台州王公表
之具矣仲子則以先慈倍孤且久盍葉葬者二十有
五年茲舉而祔先府君無所稱載敢以合葬之碑抵

司馬願借一以四三王不佞於仲子爲通家敢不敬諾往余嘗爲處士傳詹之先世具傳中其高祖故以魁岸亢宗弃舍後弘治庚申五月四日子之半墓上有氣亘天如五色虹是日處士生葢其應也孺人吳之自出長處士者二年其生也細而睹吳丈人以爲寢笙之遇蒙之九二占曰吉宜有家處士父曰里士公長不滿五尺處士魁然頎類高祖聲如洪鍾始從少年遊盡得少年諸伎即騎射技擊博奕蹴踘投壺不習而工嘗從諸少年角獵其獲不私角飲其終不亂既而耻與亂者伍去而爲壯遊乃從邑人汪生受

醫從楚人揭生受葬法既得其術終不售其巧而輕
嘗之年十八則又去而賈漳州會竊金者伏辜仇者
搆里士公執之縣悍令坐里士公抵死舉室無少長
悉收之處士自漳赴縣中白父寃狀令持之益力語
侵之令大恚挺之五十孺人危處士間行而謁吳丈
人于家泣曰有如翁死令壻死翁女無死所吳女聞
父善青陽令青陽令善令君誠能得之青陽則生否
且俱死令業已壯處士比青陽令移書至乃罷里士
公處士既以能子聞益折節爲孝養母母吳疾親爲之
嘗糞疾乃平及處士之湖陰母捐堂背孺人躬執喪

事外盡禮而內盡哀處士匍匐來奔喪具悉具無遺憾于時伯兄耄矣獨處士主卜求馬鬛封形家附耳言利居右處士叱曰右吾利也無寧不利左乎乃更質堪輿必兩利而後從事既葬雪浹旬處士露宿墓裡閒歷三月而成乃就舍夫既以躬行取重閈里咸就之質平處士絕口不言功或將爲壽終不忍獻歲穰務囷積歲惡平賈出之以其所緩急者靡不周由疆近始殯外父母復其故地犇焉二子壻故餓既昏而富室覕者視爲口實饕食之賴處士持之彊卒不失其舊三從子助聲身傭作處士贖歸衣食之程督之

壹如巳子勛既有樹時能爲處士任勞處士脩五世功將特祠高祖歲籍祭之仂息三十年所得百金出而爲高祖祠助爲植處士勤而不倦既畢事而喜可知孫人息子二人伯景舜仲景鳳處士歎曰吾故以賈奪儒父命也舜何事其力賈以承家鳳何事其服儒以繼吾志二子唯唯仲故以不羈自負恥開博士家言陰購古圖書簇之旁舍處士至佯入闔舍如老生退則胠篋而出所藏左三墳九丘右經傳子史牖下衡一几臨古六書與至則張赫蹏槃礴而作繪事處士微得仲狀數之庭下而杖之大詬曰而翁不令

若賢者何日幾幾以儒術顯耳縣官非明經不論士即孔孟復起將必由之而慰而翁無寧慰人王仲始屈首治經藝守功令者近二十年小試則雋大試則否處士捬之曰無謂罪不在己孺子圖之孺人復獻欷致丁寧勉之異日者吾不逮矣多仰于若則以其獨秉全能夫夫也才繫于世類處士之少也以技巧傾百工工人製鬣山機具不發乃赴處士終夜得之質明機滑而神行羣工自廢孺人婉婉耳脉于目而辨于心凡身之所歷耳之所聞無不記憶里中舉子女者率以時日告孺人其後議男女婚姻叩之如閤

史仲子奇才彊識夫有所受之丁卯仲舉内史部中
四與計偕竟不利其後用處士命亟發軔猶得及於
蜷嵫王爵故矜仲才則授之南豐文學以胥後舉仲
故負時名且嫺吏事部使者出行部必載後車歷二
年車轍幾徧境内處士聞之喜非處囊安能出頴乎
無何末疾作長孫侍處士居庭一方士自外來舉案
而置盂水探囊出藥一七置水中水立沸旋爲二黍
珠請曰吾聞長者義甚高乃今大期且至敬薦刀圭
二黍願益長者七齡第扃之輿主之前七日乃服長
孫如期而啓有奇徵處士拊身退曰非常之原老夫

懼矣與其未達寧道其常壬午春王正月五日處士終天年八十有三憑几語長孫萬善次萬英吾大耋以令終吾瞑矣二孫遶牀而哭復張目曰若毋聲吾將還大化先是正德中大疫處士閭門枕藉者二十七人疫既甚稍近則漸處士周視之手供湯藥卒皆起年四十八病中滿而溺不收仲宵衣侍榻前夢謁王者王者簿處士年八十二且然且疑比即世越二日乃始立春徵之夢而信得正而斃毋蹈不經則其天定也處士疾革豢犬自流塘赴城北伏牀下而涕淫淫越七日反流塘伏几下而涕淫淫卒不食而死

夫以聰明正直故通神明食犬如食人故及禽獸之人也之德也其庶幾哉詹之後人非直仲子能也長孫及吾門才美滋甚亦足爲王父尸舉宗將爲處士祠奉處士血食墓去祠若干里得兆其山之陽門內外親槩見志表不及碑碑其足術者如此

明賜級阜長公配朱氏合葬墓碑

余以乞碑適元美道出虎林光祿阜明卿挾筴而逆之郊力有請也疇昔王先生志先妣墓爲之銘頃奉考氏喪則又爲表乃今合埏有日美碑在明公余發筴而手讀之則元美所稱載者甚且稱以阜長公概

先司馬生歿之年舉同歿以仲秋亦同長公僅先一
日耳在禮近于親則敬余惡乎辭阜氏故籍瑞安三
徙而贅唐棲宋氏蓋自靖難師入戶部侍郎敬死之
于時族諸死難者家敬從弟敦去其族遂從婦姓籍
仁和五世而長公生父曰賢母盛氏唐棲故通萬貨
阜氏世受化居及父中衰長公舉矣一胡僧遺長公
於市是宜尸蜀王孫郤康信公數目長公斯其千乘
器也同里朱氏系出徽國文公蓋自德清遷唐棲二
姓世婚媾朱翁恒謂張母吾女非良士不家里中周
媼攝蹇脩阜郎魁然良矣翁既聞胡僧語遂妻長公

時長公父服賈周游留滯濟上長公以孺子當戶力詘而能舉贏孺人自梱內力作佐之不遺餘力長公母老且瘵子婦躬侍臥起手薦旨甘即不支孺人脫簪珥勿恤母病革執朱手呼天祝曰願而子而婦皆若而人吾瞑地下長公故彊記則以賈廢儒夫婦相與拮据業大起歲祀高禖弗驗孺人以為憂陰媵郤氏姬寘牖下卜日薦長公所謹擇宜子者御君長公謝曰自若有家壹以糟糠不造今壯矣吾寧有他彊而一再御之遠弗邇孺人申請曰不宜胡子不邇胡宜長公領之郤姬當夕居有頃舉庶子文卿明年

舉適子明卿人言孺人後其身而身先是天道也郎長公以纖儉儕素封惟赴義爲汲汲嘗樹墓阜亭之麓奉王父母父母封焉諸田宅膏腴悉推而辨給諸母弟時張氏女弟破家人產長公授室居之張依孺人待而舉火歲再惡則平糶減市價什之三其不能糴者則設糜粥飼之殍則櫘而掩之多全活客風長公公窖粟何爲者也既不能乘人之急顧獨急所不知者何人詩夫長公避席曰其有天幸歲賜我贏即損歲之贏與隣里共非訕也又因以爲利其若溝中之瘠何他若築堰甃陂梁津除道獨力治大善禪寺

葺佑聖院永清庵舊屋累千百楹更僕可數凡諸義舉率孺人力贊長公會隣人入舍脫篋竊貲含人跡而獲左驗孺人獨念與人同里如之何彼人以盜名見而佯驚此吾所遺齋而未發者耳二子始入家塾長公諄諄申命之而父罷儒則代王父任家秉爾曹夙夜外傳百慮不入于心所不力儒術以大吾門非丈夫子比昏而入定則母氏焚膏課之迨夜分手啖嚼之無及饑渴諸問左子弟或不能敎長公爲之築學舍延塾師無慮贄脩即帷帳庖湢必備其後文卿領鄉薦而明卿由太學授大官丞孺人弗逮矣孺人之

歿也悉出槖中裝授子舍中分之無私于殆若不知明卿之爲已出也文卿之母孺人也無私恩殆若不知其非孺人出也及文卿殀長公哭之哀明卿之喪伯兄哀愈甚長公懼以伯故毀仲撫而寬之明卿則以長子爾康後文卿事嫂如母撫孤女如已女長公安矣中年内寵人二舉男子四曰彥卿達卿顯卿順卿念諸孽子庶故資或輕用之如委土吾耄矣何以保終明卿日討諸幼而訓之于父母締造之不易也長公益喜申誓之庭使諸少也才是爲仲也弟不則將不爲仲也弟吾何子焉及明卿待次大官其游知

交多國士自昔用稱詩著諸作者益親明卿　上五
年詔舉民間高行賜爵一級郡縣大夫學官子弟三
老豪傑咸推轂長公尋得請部中授章服如令甲長
公一再御輒筍之郡縣遍以鄉射賓長公長公一至
不再往鄉隣有構爭長公居其間旣解紛長公去而
邪有也居常衣大布飯脫粟出入不具牛車痺垣屋
去紛華徒以儉師後世而光祿交游滋廣高車結轍
於門長公跛踖而伺大賓往往避匿年近大耋明卿
慨什七而喜什三歲時聚賓客奉長公出游或導之
前或擁之後僊僊乎適夫龍蛇之歲長公語明卿而

翁以八月大歸及期而信宣言我化殊樂手命諸子
婦毋號咷生平慕方外交宜若有得而朱孺人即世
蓋先長公者三十三年年堇四十五耳其生殁歲時
及子女婚嫁具志中夫年不必童而德童長公上壽
孺人未艾而儕是也德不必童而功童長公操下急
孺人濟之以寬是也功不必童而澤童長公六男而
四毋則孺人爲之鳲鳩是也乃今合葬而碑之也於
法得銘銘曰山飽蹲鴟游飽烏椹君子日間若一鹿
草翩翩鹿門戔戔胡取乎三百廛棲𨞧之濱結嘉耦
梁爲賓孟爲友十年而阜又十年昌五十年至稱壇

埸乾坤定位六子良澤宮伯氏仲尚方諱其弓前良
王章斤斤然諾縣秋霜繩繩子姓奉烝嘗在時之八九
福履康遂矢中命艮弓藏楊山一杯有封馬鬣偕老
無彊于斯同穴

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瑯琊王次公

墓碑

自平原著東吳季将伯氏嘉隆之際三季代興雲間
從大宗伯則陸與成瑯琊從大司寇則王敬美太原
從少保相公則王家馭即三公與立三季並在鴈行
乃若庶昌阜轀章相瑯琊尚美項家馭即世次者與

成天不憖遺奄及敬美訃至長公屬不佞碑踰年而狀始成累萬言皆實錄也即不佞無能爲役其何敢辭王氏之居大倉自别祖崑山學正夢聲始至大父倬歷南京兵部右侍郎父忬歷都察院右都御史近奉

詔命贈兵部尚書母太恭人郁之自出嘉靖丙戌長公元美生越十年丙申再乳敬美生而秀異中膝下離越十年以善病廢佔俾少間私治博士家言大司馬見之大驚此吾家右廣也由諸生籍胄子受經藝于庭戊午舉內史部中巳未成進士比庭對奏牘擅場覘者擠之列中下隸事邦政時省覲薊門會

虜入邊督府厲兵逐之北憾者從中坐逗遛錮二皆
仍嫉白簡逮京師以失守論季將從伯叩閽請代格
勿聞兩人日奉槖饘痛哭而籲當路議稍寢計坐圜
土以待平反庚申公竟不免兩人匍匐歸櫬且奉太
恭人還吳依蒙葬而居廬毀瘠過當敬美故孱弱幾
不勝喪太恭人手飼肉羹泣弗內喪畢乃始茹葷越
三年泰州敗徐文貞相　穆宗與海內更始兩人始
赴闕白父寃既而新鄭左文貞不宜暴　先帝過舉
入閱月新鄭免歸邊臣勘功狀聞寃始白會留都臺
垣薦疏入元美起家敬美未入部補南儀曹盡異數

也居越歲北遷儀曹員外郎既奔太恭人喪若喪大
司馬服闋入補祠曹尋遷尚寶丞人人以鄉材目敬
美劉御史即主嘗國遣緹騎逮之遼陽石廷尉上相
府書為之解敬美從之相客李尚書所尚書僨書出
王生既傳御史建言觸相怒下獄得戍敬美又從廷
尉為治裝尋奉使使秦從江西參議抵藩入賀遇諸
慕者若兩忘既從趙直指按饒州　上遣中使迎江
陵太夫人乘六至江陵介弟通世講期一會於水濱
則以分部不得借直指行致庖廩而已直指故伉直
多敬美有加尋以副使遷按察司主驛傳秋入監試

撫監司以上計行畢計臥病邸中疏乞骸骨江陵故
才敬美中奪壬人至是而釋然寢其奏太宰遣鄉人
風敬美且移學使山東敬美謝曰吾將以臬使休如
之何以學使起行矣朝車過故里幸得師事曇陽曇
陽遺之書訓以恬澹乃治澹圃奉其教行曇陽既出
世間敬美移陝西學使至元美方爲曇陽立傳屬敬
美手書授梓人望者揣江陵故摘兩公吊詭波及敬
美遂投劾乞歸人言南箕虛張罷弗竟敬美則以學
使者既頌頰舌其何以南面爲人師遂以单車行待
命境上會冢宰亦謝河南學政翩翩並歸太宰故高

此兩人第學使俱上上敬美再辭浙江學使名益高甲申冬復起福建元美扶義勸駕歲杪入閩試事竣進左叅政分守福興道丙戌入賀敬美當行既遷南京太常寺少卿猶奉表終藩臣禮禮成拜命　闕下乃入官會所部上故督府功宜請　䘏所部當其議得　賜祭塟贈官敬美以不得從兄治兆域奉襍將怏怏病矣尋予告痊則有司具奏起家敬美故饒吏材不習而利魏公舉二庶長邦瑞幼邦寧公嬖鄭姬而冐繼封意屬邦寧嫡矣誠意伯偵其狀語脇公公寢不行伯乃詘反言故事公子當封者必入成均劉

端簡持正議簽公公以邦瑞應伯大失望謬紿私於
而爲之謀吾故善大司成能爲若閒六館有附伯若
並倡游言邦瑞年已及彊何以不稱冑子即邦寧毋
非嫡何以拜　天子詔稱國夫人大司成改慮而反
之復以二子俱請敬美攝儀曹事乃移文中府察寧
鄭未封而邦寧生非嫡也無嫡立長何持兩端林少
宰乃大快王郎一言定國卒以邦瑞嗣公削伯祿屏
居及分道南康張直指行部至屬敬美旁治諸道諸
爰書率受成既副監司驛傳方苦供億減損泰甚貊
道將不行乃下諸郡折其衷上所部絜爲令既攝司

事領署分巡即煩簿書辨應之如老吏據案卓上下
牘分曹遞錄不遑聚訟盈庭片言立決當署案獨一
字不讐呼原案較之吏語塞此出後曹胥手耳悉付
士師南昌李令虎而冠故用苛細稱上意敬美署之
考借夏日剌之所部得其情乃劾罷令謝曰非公在
尋吾黨竟漏吞舟畢計入疆郵弊或仍其舊列款爲
諸郡此乘我與諸君離事則然得盡政者若而人爲
之一洗嘗鞫父子訟者父辟子東乃杖其子譙讓之
已乃命杖其父子以身請代尋感悟無間言及持功
令入闈秋期迫矣五月而畢諸以遺材求試者悉納

之令各署名卷角而自封悉彌編記試畢則授卷胥
史諸牘家世挾私書者私名若棄不收諸鄉大夫爲
其子弟關說或介同鄉守令或抵開府中丞敬美畢
辭不少假發其年李光縉首舉是當國諸生而始擢
之越三年所試第一人皆入彀敬美故善易兩主經
術益洽諸經先是元美攻古文辭傾當世士北任難
敬美與俱燕市悲歌聞奏大司馬始爲泣下已復解
顏仲能爲伯氏箎吾家幸甚既而待命　闕下刻意
稱詩南省游閒愈益肆力都市則宰詩社主齊盟涖
奉常都人士迎謁恐後率目爲希有幸一覩之徵書

乞言日不暇給先是李于鱗爲作者冠冒攝百家獨
與元美齊鳴相爲鼓儛敬美始就草私質于鱗于鱗
擊節賞之呼爲小美則謂小美眞才子也伯仁不虞
燎髮邪元美報曰是夫沾沾醉鄉否幾及矣諸郎故
從元美游者爲吳明卿宗子相徐子與張助甫張肖
甫余德甫爭下敬美敬美與之抗衡居吳者俞仲蔚
黃淳父周公瑕居朝善者李本寧沈純甫黎惟敬歐禎
伯居閩善陳玉叔其於不佞兄弟出入餘二十年尤
急弱弟仲淹不啻左右手性故曠達習游觀近涉陽
羨汎洞庭陟京口三山探金陵諸寺遠登泰岱憩靈

巖謁孔林比入關登華嶽絕頂西北臨大漠南眺雲山東俯中原僊僊乎大觀矣徑中南升大嶽帝時在焉走龍門歷嵩少窮匡廬表裏之勝探九鯉湖諸山之奇陶陶天游陶斯咏夫誦詩自周南以下迄于盛唐不徑不庭務求神造凡諸近體七言尤工爲文奧主兩都昌黎廬陵亦在初繹旁搜世說自以爲得三昧而手批之少耽六書工行草小隸深譚二氏不墮言筌未著澹思子望崖編庶幾得西來意元美爲之集遺藁五十卷渢渢乎成一家言所著有經子臆解閩部疏三郡圖說學圃雜疏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其

紛餘也積勞菑火中輴而上騰久之噎矣頤不穀而
鄉王載筆無慮萬言會歲洊饑倡發粟以糜饑者大
作佛事度溝塋登菩提宣言自今待期無罣礙矣病
間復作信宿而殊彊起屬書與長公訣比從師門得
定力不任生死心世懋將反故吾不復知有兒在病
革諸子問昏散否曰無念何所昏散嗒焉而終春秋
五十有三其日則閏月幾望狀言敝美居庭孝友善
承歡嚴伯兄近于嚴君率先意曲中栩以內莊安人
章日課諸子程督之沒身不倦長太學生士駰次州
學生士騄斐然競爽次士駪次士騋並以幼淸見奇

次公故號麟洲居然趾振振矣其姻氏則袁學使沈光祿史司隸韓宗伯婚氏則楊觀察凌圻父楊司馬趙秩宗二姓之驩率以禮義相肺腑居常重名教出入必軌于人倫古之不朽者三什得五六德不必曾史徵之躬行功不必公孫僑徵之吏治言不必漢司馬徵之雅馴假以天年殆未知其所息哉即長公難爲弟不亦季方乎哉墓在州城東鄉兆尚書公右南鄉三世九列若堂若坊斯可九原觀矣

有唐黃孝子廬墓墓域碑

於乎此有唐處士光之墓孝子芮之所廬者也處士

家黃潭遷自祁門而本江夏孝子生有至性母程歿
繼以洪洪病殊刲股以羹獻嘗而勿藥病遂平比居
父喪哀毀過當北渡潭陰卜兆奉父母喪合葬後林
倚廬而居以永終慕芝出墓下者十四本墓木連理
者四枝貞元十九年刺史盧肇上其事德宗下詔旌
表復故居地勿徵歷朝迄今因之具新唐書一統志
及郡志督學御史陳選檄祀鄉賢祠子孫相依周廬
世守歷年千八百聚食千人顯者代興邑人稱潭渡曰
孝行里萬曆庚寅冬三月郡守董石縣令彭好古循行
里中四望徘徊合語鄉社衆之本教曰孝先王至德

要道在焉屬左司馬汪道昆勒之碑以風境内銘曰

城烏屋烏孰如顔也烏芝之有房木有祥譽命有章孝烏其有光

太函集卷之八十七終